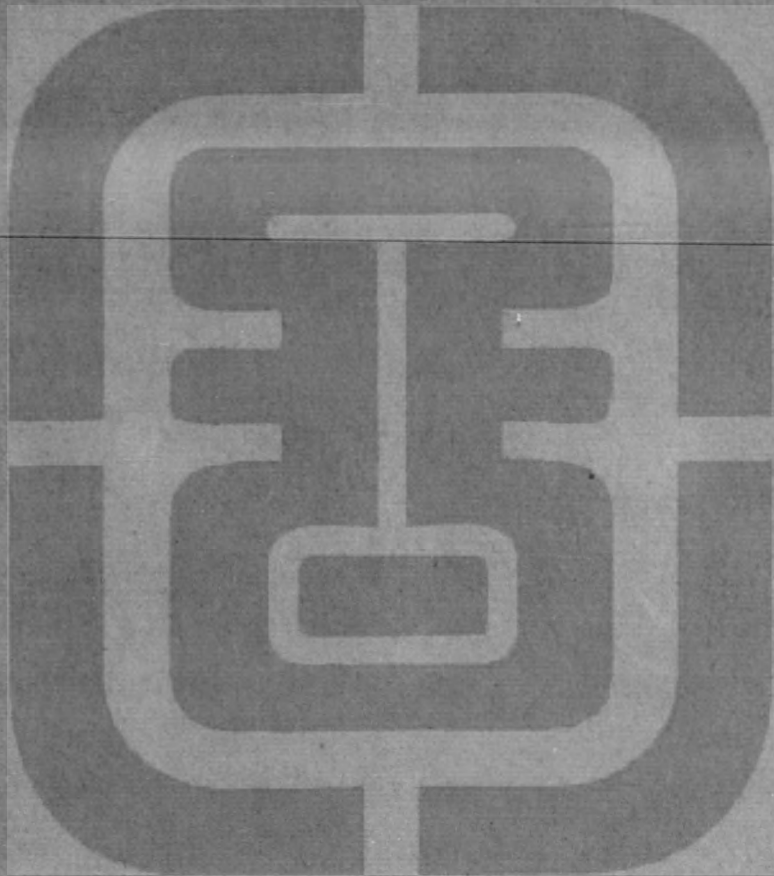


10



列傳第六十五

金史百二十七

開儀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

勅修

孝友

溫迪罕斡魯補

陳顏

劉瑜

孟興

王震

劉政

孝友者人之至行也而恒性存焉有子者欲其孝有弟者欲其友豈非人之恒情乎為子而孝為弟而友又豈非人之恒性乎以人之恒情責人之恒性而不副所欲者恒有焉有竭力於是豈非難乎天生五穀以養人五穀之有恒

性也服田力穡以望有秋農夫之有恒情也五穀熟人民
育豈異事乎然以唐虞之世黎民阻飢不免以命稷百姓
不親五品不遜不免以命契以是知順成之不可必猶孝
友之不易得也是故有年大有年以異書於聖人之經孝
友以至行傳於歷代之史劭農興孝之教不廢於歷代之
政孝弟力田自漢以來有其科章宗嘗言孝義之人素行
已備雖有希覬猶不失爲行善庶幾帝王之善訓矣夫金
世孝友見於旌表載於史冊者僅六人焉作孝友傳
溫迪罕幹魯補西北路宋葛斜斯渾猛安人年十五居父
喪不飲酒食肉廬于墓側母疾剖股肉療之疾愈詔以爲

護衛

陳顏衛州汲縣人世業農父光宋季擢武舉第調壽陽尉
未赴值金兵取汴光病圍城中顏艱關渡河徃省其父因
扶疾北歸光家奴謀良不可誣告光與賊殺人光繫獄榜
掠不勝因自誣服顏詣郡請代父死太守徐某哀之不敢
決適帥臣至郡以其狀白帥曰此真孝子也遂併釋之天
會七年詔旌表其門閭

劉瑜棣州人家貧甚母喪不能具葬乃質其子以給喪事
明昌三年詔賜粟帛復其終身

孟興蚤喪父事母孝謹母沒喪葬盡禮事兄如事其父明

昌三年詔賜帛十匹粟二十石

王震寧海州文登縣人為進士學母患風疾割股肉雜飲食中疾遂愈母沒哀泣過禮目生翳服除目不療而愈皆以為孝感所致特賜同進士出身詔尚書省擬注職任劉政洛州人性篤孝母老喪明政每以舌舐母目逾旬母能視物母疾晝夜侍側衣不解帶割股肉啖之者再三母死負土起墳鄉隣欲佐其勞政謝之葬之日飛鳥哀鳴翔集丘木間廬於墓側者三年防禦使以聞除太子掌飲丞

隱逸

褚承亮

王去非

趙質

杜時昇

郝天挺

薛繼先

高仲振

張潛

王汝梅

宋可

辛愿

王子可

孔子稱逸民伯夷叔齊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其立心造行之異同各有所稱謂而柳下惠則又嘗仕於當世者也長沮桀溺之徒則無所取焉後世凡隱遯之士其名皆列於史傳何歟蓋古之仕者其志將以行道其為貧而仕下列者猶必先事而後食焉後世干祿者多其先人尚人之志與歎老嗟卑之心能去是者鮮矣故君子於士之遠引高蹈者特稱述之庶聞其風猶足以立懦廉頑也作隱逸

傳

褚承亮字茂先真定人宋蘇軾自定武謫官過真定承亮以文謁之大為稱賞宣和五年秋應鄉試同試者八百人承亮為第一明年登第調易州戶曹未赴會金兵南下天會六年幹離不既破真定拘藉境內進士試安國寺承亮名亦在籍中匿而不出軍中知其才嚴令押赴與諸生對策策問上皇無道少帝失信舉人承風旨極口詆毀承亮詣主文劉侍中曰君父之罪豈臣子所得言耶長揖而出劉為之動容餘悉放第凡七十二人遂號七十二賢榜狀元許必仕為郎官一日出左掖門墮馬首中閻石死餘皆

無顧者劉多承亮之誼薦知橐城縣漫應之即棄去年七十終門人私謚曰玄貞先生子席珍正隆二年進士官州縣有聲

王去非字廣道平陰人嘗就舉不得意即屏去督妻孥耕織以給伏臘家居教授束脩有餘輒分惠人弟子班枕貧不能朝夕一女及笄去非為辦資裝嫁之北隣有喪忌東出西與北皆人居南則去非家去非壞蠶室使喪南出遂得葬焉大定二十四年卒年八十四

趙質字景道遼相思溫之裔大定末舉進士不第隱居燕城南教授為業明昌間章宗遊春水過焉聞絃誦聲幸其

齋會見壁間所題詩諷詠久之賞其志趣不凡召至行殿命之官固辭曰臣僻性野逸志在長林豐草金鑿玉絡非所願也况聖明在上不容巢由為外臣乎上益竒之賜田畝千復之終身泰和二年卒年八十五

杜時昇字進之霸州信安人博學知天文不肯仕進承安泰和間宰相數薦時昇可大用時昇謂所親曰吾觀正北赤氣如血東西亘天天下當大亂亂而南北當合為一消息盈虛循環無端察往考來孰能違之是時風俗侈靡紀綱大壞世宗之業遂衰時昇乃南渡河隱居嵩洛山中從學者甚衆大抵以伊洛之學教人自時昇始正大間

大元兵攻潼關拒守甚堅衆皆相賀時昇曰大兵皆在秦鞏間若假道於宋出襄漢入宛葉鐵騎長驅勢如風雨無高山大川為之阻土崩之勢也頃之

大元兵果自饒峯關涉襄陽出南陽金人敗績于三峯山汴京不守皆如時昇所料云正大末卒

郝天挺字晉卿澤州陵川人早衰多疾厭於科舉遂不復充賦太原元好問嘗從學進士業天挺曰今人賦學以速售為功六經百家分磔緝綴或篇章句讀不之知幸而得之不免為庸人又曰讀書不為藝文選官不為利養唯通人能之又曰今之仕多以貪敗皆苦飢寒不能自持耳丈

夫不耐飢寒一事不可爲子以吾言求之科舉在其中矣
或曰以此學進士無乃戾乎天挺曰正欲渠不爲舉子爾
貞祐中居河南往來淇衛間爲人有崖岸耿耿自信寧落
魄困窮終不一至豪富之門年五十終于舞陽

薛繼先字曼卿南渡後隱居洛西山中課童子讀書事母
孝與人交謙遜和雅所居化之子純孝字方叔有父風有
詐爲曼卿書就方叔取物者曼卿年已老狀貌如少者客
不知其爲曼卿而以爲方叔也而與之書曼卿如所取付
之監察御史石玠行部過曼卿曼卿不之見或言君何無
鄉曲情曼卿曰君未之思耳凡今時政未必皆善御史一
有所劾將謂自我發之同惡相庇他日并鄰里必有受福
者其畏甚皆此類壬辰之亂病沒宜陽

高仲振字正之遼東人其兄領開封鎮兵仲振依之以居
既而以家業付其兄挈妻子入嵩山博極羣書尤深易皇
極經世學安貧自樂不入城市山野小人亦知敬之嘗與
其弟子張潛王汝梅行山谷間人望之翩然如仙或自仲
振嘗遇異人教以養生術嘗終日燕坐骨節憂憂有聲所
談皆世外事有扣之者輒不復語云

張潛字仲升武清人幼有志節慕荆軻聶政爲人年三十
始折節讀書時人高其行誼目曰張古人後客崧山從仲

振受易年五十始娶魯山孫氏亦有賢行夫婦相敬如賓負薪拾穗行歌自得不知其貧也鄰里有為潛種瓜者及熟讓潛潛弗許竟分而食之嘗行道中拾一斧夫婦計度移時乃持歸訪其主還之里有兄弟分財者其弟曰我家如此獨不畏張先生知耶遂如初天興間潛挈家避兵少室乃不食七日死孫氏亦投絕澗死焉

王汝梅字大用大名人始由律學為伊陽簿秩滿遂隱居不仕性嗜書動有禮法生徒以法經就學者兼授以經學諸生服其教無敢為非義者同業嘗憫其貧時周之皆謝不受後不知所終

宋可字予之武陟人其姑適大族橐氏貞祐之兵夫及子皆死於難姑以白金五十笏遺可可受不辭其後姑得橐氏踈族立為後挈之省外家可乃置酒會鄉鄰謂姑曰姑往時遺可以金可以橐氏無子故受之今有子矣此金橐氏物非姑物也可何名取之因呼妻子昇金歸之鄉里用是重之未幾北兵駐山陽軍中有聞可名者訪知所在質其子使人招之曰從我者禍福共之不然汝子死矣親舊競勸之往可皆謝不從曰吾有子無子與吾兒死生皆有命焉豈以一子故併平生所守者亡之後竟以無子

卒愿字敬之福昌人年二十五始知讀書取白氏諷諫集

自試一日便能背誦乃聚書環堵中讀之至書伊訓詩河
廣頗若有所省欲罷不能因更致力焉由是博極書史作
文有繩尺詩律精嚴有自得之趣性野逸不修威儀貴人
延客麻衣草履足脛赤露坦然於其間劇談豪飲傍若無
人嘗謂王鬱曰王侯將相世所共嗜者聖人有以得之亦
不避得之不以道與夫居之不能行已之志是欲澡其身
而伏於廁也是難與他人道子宜保之其志趣如此後爲
河南府治中高廷玉客廷玉爲府尹溫迪罕福興所誣厲
亦被訊掠幾不得免自是生事益狼狽愿雅負高氣不能
從俗俯仰迫以飢凍流離往往見之于詩有詩數千首常

貯竹橐中正大末歿洛下其詩有云黃綺暫來爲漢客
由終不是唐臣真處士語也

王子可字南雲河東吉州人父本軍校予可亦嘗隸籍年
三十許大病後忽發狂久之能把筆作詩文及說世外恍
惚事南渡後居上蔡遂平鄆城之間遇文士則稱大成將
軍於佛前則稱諦摩龍什於道則稱騶天玄俊於貴游則
稱威錦堂主人爲人軀幹雄偉兒竒古戴青葛巾項後垂
雙帶若牛耳一金鏤環在頂額之間兩頰以青涅之爲翠
靨衣長不能掩脛落魄嗜酒每入城市人爭以酒食遺之
夜宿土室中夏月或尸穢在傍蛆蟲狼藉不恤也人與之

紙落筆數百言或詩或文散漫碎雜無句讀無首尾多六
經中語及韻學家古文奇字字畫峭勁遇宋諱亦時避之
或問以故事其應如響諸所引書皆世所未見談說之際
稍若有條貫則又以誕幻語亂之麻九疇張鼓與之游最
狎言其詩以百分爲率可曉者才二三耳壬辰兵亂爲順
天將領所得知其名竊議欲挈之北歸館於州之瑞雲觀
予可明日見將領自言曰我不能住君家瑞雲觀也不數
日卒後復有見於淮上者

貧曰金世隱逸不多見今於簡冊所有得十有二人焉其
卓爾不羣者三人褚承亮宋人勒試進士主司設策問宋
徽欽之罪承亮長揖而去之方金人重舉業杜時昇居山
中首以伊洛之學教後進宋可不願仕人執其子爲質寧
棄而不就遂以無子雖制行過中豈不賢於殺妻以求大
將者乎大夫士見善明用心剛故能爲人所難爲者如此

列傳第六十六

金史百二十八

楊氏家藏

開府儀同三司桂國錄軍國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勅修

循吏

盧克忠

牛德昌

范承吉

王政

張奕

李瞻

劉敏行

傅慎微

劉煥

高昌福

孫德淵

趙鑑

蒲察鄭留

女奚烈守愚

石抹元

張毅

趙重福

武都

紇石烈德

張特立

王浩

虞了記

金自穆宗號令諸部不得稱都孛董於是諸部始列於統屬太祖命三百戶爲謀克十謀克爲猛安一如郡縣置吏之法太宗既有中原申畫封疆分建守令熙宗遣廉察之使循行四方世宗承海陵彫剋之餘休養生息迄于明昌承安之間民物滋殖循吏迭出焉泰和用兵郡縣多故吏治衰矣宣宗尚刀筆之習嚴考核之法能吏不乏而豈弟之政罕見稱述焉金百餘年吏治始終可攷於是作循吏傳

盧克忠貴德州鳳集人高永昌據遼陽克忠走詣金源郡王幹魯營降遂以撒屋出爲鄉導幹魯克東京永昌走長松島克忠與渤海人撻不也追獲之牧國二年授世襲謀克其後定燕伐宋皆與有功除登州刺史改刺澶州天德間同知保大軍節度使綏德州軍卒數人道過鄜城求宿民家是夜有賊剽主人財而去有司報假宿之卒繫獄榜掠誣服克忠察其冤獨不肯署未幾果得賊假宿之卒遂釋大定二年除北京副留守會民艱食克忠下令凡民有蓄積者計留一歲悉平其價糴之由是無捐瘠之患轉陳州防禦使後以靜難軍節度使致仕卒

牛德昌字彥欽蔚州定安人父鐸遼將作大監德昌少孤

其母教之學有勸以就蔭者其母曰大監遺命使作承
奉也中... 進士第調礮山簿遷萬泉令... 蒲使...
饑群盜充斥州縣城門晝閉德昌到官即日開城門縱百
姓出入榜曰民苦飢寒剽掠鄉聚以偷旦夕之命甚可憐
也能自新者一不問賊皆感激解散縣境以安府尹王伯
龍嘉之禮待甚厚累官刑部吏部侍郎中都路都轉運使
廣寧太原尹卒贈中奉大夫

范承吉字寵之好學問屬遼季盜賊起雖避地未嘗廢書
天慶八年中進士丙科授祕書省校書郎至大定府金源
令歸朝為御前承應文字天眷初遷殿中少監四年從攻
太原遷少府監五年宗翰克宋所得金珠承吉司其出入
無毫髮欺及還犢車載書史而已尋遷昭文館直學士知
絳州先是軍興民有為將士所掠而逃歸者承吉使吏遍
諭俾其自實凡數千人具白元帥府許自贖為良或貧無
貲者以公厨代輸六年改河東北路轉運使時承宗季之
弊民賦繁重失當承吉乃為經畫立法簡便所入增十數
萬斛官既足而民有餘歷同知平陽尹西京副留守遷河
東南路轉運使改同簽燕京留守事順天軍節度使屬地
震壞民廬舍有欲爭先營葺者工匠過取其直承吉命官
屬董其役先後以次不間貧富民賴以省費歷鎮西軍節

度使行臺禮部尚書泰寧軍節度使復鎮順天奚卒散居
境內率數千人為盜承吉繩以法不少貸懼而不敢犯貞
元二年以光祿大夫致仕卒年六十六

王政辰州熊岳人也其先仕渤海及遼皆有顯者政當遼
季亂浮沈州里高永昌據遼東知政材略欲用之政度其
無成辭謝不就永昌敗渤海人爭縛永昌以為功政獨遂
巡引退吳王闍母聞而異之言於太祖授盧州渤海軍謀
克從破白霄下燕雲及金兵伐宋滑州降留政為安撫使
前此數州既降復殺守將反為宋守及是人以為政憂政
曰苟利國家雖死何避宋王宗望壯之曰身沒王事利及

子孫汝言是也政從數騎入州是時民多以饑為盜坐繫
政皆釋之發倉廩以賑貧乏於是州民皆悅不復叛傍郡
聞之亦多降者宋王召政至轅門撫其背曰吾以汝為死
矣乃復成功耶慰諭者久之天會四年為燕京都麴院同
監未幾除同知金勝軍節度使事改權侍衛親軍都指揮
使兼掌軍資是時軍旅始定筦庫紀綱未立掌吏皆因緣
為姦政獨明會計嚴扃鑰金帛山積而出納無錙銖之失
吳王闍母戲之曰汝為官久矣而貧不加富何也對曰政
以楊震四知自守安得不貧吳王笑曰前言戲之耳以黃
金百兩銀五百兩及所乘馬遺之六年授左監門將軍歷

安州刺史檀州軍州事戶吏房主事天眷元年遷保靜軍節度使致仕卒年六十六政本名南撒里嘗使高麗因改名政子遵仁遵義遵古遵古有傳

張奕字彥微其先澤州高平人以廕補官仕齊為歸德府通判齊國廢齊兵之在郡者二萬人謀為亂約夜半舉燎相應奕知之選市人丁壯授以兵結陣扼其要巷開小南門以示生路亂不得作比明亡匿略盡擒其首惡誅之後五日都統完顏魯補以軍至歸德欲根株餘黨奕以監門保郡人無他遂上行臺承制除同知歸德尹天眷元年以河南與宋改同知沂州防禦使事三年宗弼復取河南徵

奕赴行省既定汴京授汴京副留守歷陳秦州防禦使同知太原尹晉寧軍報夏人侵界詔奕徃征之奕至境上按籍各歸所侵土還奏曰折氏世守麟府以抗夏人本朝有其地遂以與夏夏人夷折氏墳壠而戮其屍折氏怨入骨髓而不得報也今復使守晉寧故激怒夏人使為鼠侵而條上其罪苟欲開邊釁以雪私讎耳獨可徙折氏他郡則夏人自安朝廷從之遂移折氏守青州正隆間同知西京留守事遷河東北路轉運使大定二年徵為戶部尚書甫視事得疾卒

李瞻薊州玉田人遼天慶二年進士為平州望雲令張覺

據平州叛以瞻從事宗望復平州覺亡去城中復叛瞻踰城出降其子不能出為賊所害宗王宗望嘉之承制以為興平府判官天會三年遷大理少卿從宗望南伐為漢軍糧料使四年金兵圍汴宋人請割河北三鎮瞻與禮部侍郎李天翼安撫河北東西兩路略定懷濟衛等州衛湯陰等縣七年知寧州累遷德州防禦使為政寬平民懷其惠相率詣京師請留者數百千人貞元三年遷濟州路轉運使改忠順軍節度使正隆末盜賊蜂起瞻增築城壘為備蔚人賴之以安大定初卒于官

劉敏行平州人登天會三年進士除太子校書郎累遷肥鄉令歲大饑盜賊掠人為食諸縣老弱入保郡城不敢耕種農事廢畎畝荒蕪敏行白州借軍士三十護縣民出耕多張旗幟為疑兵敏行率軍巡邏日暮則闕民入城由是盜不敢犯而耕稼滋殖轉高平令縣城圯壞久不修大盜橫恣掠縣鎮不能禦敏行出已俸率僚吏出錢顧後繕治百姓欣然從之凡用二千人版築遂完鄉村百姓入保賊至不能犯凡九遷為河北東路轉運使致仕卒

傅慎微字幾先其先秦州沙溪人後徙建昌慎微遷居長安宋末登進士累官河東路經制使宗翰巴克汴京使婁室定陝西慎微卒衆迎戰兵敗被獲送至元帥府元帥宗

翰愛其才學弗殺羈置歸化州希尹收置門下宗弼復取
河南地起為陝西經略使尋權同州節度使事明年陝西
大旱饑死者十七八以慎微為京兆鄜延環慶三路經濟
使許以便宜慎微募民入粟得二十餘萬石立養濟院飼
餓者全活甚衆改同知京兆尹權陝西諸路轉運使復修
三白龍首等渠以溉田募民屯種貸牛及種子以濟之民
賴其利轉中京副留守用廉改忻州刺史累遷太常卿除
定武軍節度使移靜難軍忤用事者蘇保衡救之得免大
定初復為太常卿遷禮部尚書與翰林侍講學士徒單子
溫翰林待制移刺熙載俱兼同修國史卒官年七十六慎
微博學喜著書嘗奏興亡金鏡錄一百卷性純質篤古喜
談兵時人以為迂闊云

劉煥字德文中山人宋末兵起城中久之食煥尚幼煮糠
覈而食之自飲其清者以醲厚者供其母鄉里異之稍長
就學天寒擁糞火讀書不怠登天德元年進士調任丘尉
縣令貪汙煥每規正之秩滿令持盃酒謝曰尉廉慎使我
獲考調中都市令樞密使僕散忽土家有條結工牟利於
市不肯徙市籍役煥繫之忽土召煥煥不往暴工罪而笞
之煥初除市令過謝鄉人吏部侍郎石琚琚不悅曰京師
浩穰不與外郡同棄簡就煩吾所不曉也至是始重之

廉升京北推官再遷北京警巡使捕二惡少杖于庭中戒之曰孝弟敬慎則爲君子暴戾隱賊則爲小人自今以往毋狃于故習國有明罰吾不得私也自是衆皆畏憚母敢犯者召爲監察御史父老數百人或卧車下或挽其靴鐙曰我欲復留使君期年不可得也以本官攝戶部員外郎代州錢監雜青銅鑄錢錢色惡類鐵錢民間盜鑄抵罪者衆朝廷患之下尚書省議煥奏曰錢寶純用黃銅精治之中濡以錫若青銅可鑄歷代無緣不用自代州取二分與四分青黃雜糅務省銅而功易就由是民間盜鑄陷業者衆非朝廷意也必欲爲天下利宜純用黃銅得數少而利遠其新錢已流行者宜驗數輸納準換從之再遷管州刺史耆老數百人疏其著蹟十一事詣節鎮請留煥曰刺史守職奉法乞留之以廉升鄭州防禦使遷官一階轉同知北京留守事世宗幸上京所過州郡大發民夫治橋梁馳道以希恩賞煥所部惟平治端好而已上嘉其意遷遼東路轉運使卒

高昌福中都宛平人父履遼御史中丞致仕太宗聞其名召之未及入見而卒特詔昌福釋服應舉登天會十年進士第補樞密院令史明年辟元帥府令史皇統初宗弼復河南元帥府治汴人有疑似被獲皆目爲宗謀者即殺之

昌福讞得其實釋去者甚衆許州都統韓常用法嚴好殺人遣介送囚於汴或道亡監吏自度失囚恐得罪欲盡殺諸囚以滅口昌福識監吏意窮竟其狀免死者十七八而諸吏遂怨昌福欲構害之是時方用兵梁楚間夜多陰雨元帥府選人偵宋兵動靜諸吏遣昌福昌福不辭即行盡得敵軍虛實報元帥府師還除震武軍節度副使轉行臺禮部員外郎天德間行臺罷改絳陽軍節度副使入為兵部員外郎改河間少尹世宗即位上書陳便宜事上披閱再三因謂侍臣曰內外官皆上書言事可以知人材優劣不然朕何由知之三除同知東京留守事治最遷山東西路轉運使工部尚書改彰德軍節度使上書言賦稅太重上問翰林學士張景仁曰稅法比近代為輕而以為重何也景仁曰今之稅殊輕若復輕之國用且不足事遂寢累遷河中尹致仕卒

孫德淵字資深興中州人也大定十六年進士調石州軍事判官涑水丞察廉遷沙河令有盜秋葉者主逐捕之盜以義自刺其足面曰秋葉例不禁採汝何得刺我主懼賂而求免盜不從訴之縣德淵曰若逐捕而傷瘡必在後今在前乃自刺也盜遂引服選尚書省令史不就丁父憂去官民為刻石祠之察廉起復北京轉運司都勾判官以累

薦遷中都左警巡使監察御史山東東路轉運副使累官
大理丞兼左拾遺審官院奏德淵剛正幹能可任繁劇遂
再任丁母憂服除特遷恩州刺史入爲右司郎中滕州刺
史遷同知河間府事歷大興治中同知府事大安初遷盤
安軍節度使改河北西路按察轉運使改昭義軍節度使
潞州破被執俄有拜于前者皆沙河舊民也密護德淵由
是得脫貞祐二年拜工部尚書攝御史中丞是時山東之
兵食有司請鬻恩例舉人居喪者亦許納錢就試德淵奏
此大傷名教事遂寢尋致仕監察御史許古論德淵忠亮
明敏可以大用近許告老士大夫竊歎望朝廷起復必能
建明以利國家宣宗嘉納未及用而卒

趙鑑字擇善濟南章丘人宋建炎二年進士調廬州司理
參軍是時江淮方用兵鑑棄官還鄉里齊國建除歷城丞
轉長清令皆劇邑難治鑑政甚著劉豫召見遷直祕閣提
舉涇原路弓箭手兼提點本路刑獄公事誠之曰邊將多
不法可痛繩之原州守將武悍自用以鑑年少易之鑑發
其姦守將坐免郡縣聞風無敢犯者齊廢除知城陽軍改
山東東路轉運副使攝行臺左司郎中行臺宰相欲以故
宋宦者權都水監鑑曰誤國閹豎汴人視爲寇讎付以美
官將失人望遂不用以母憂解職天德初起爲濟州刺史

移涿州海陵召鑑入朝應對失旨遣還郡俄除知火山軍
以病免大定初起知寧海軍秋禾方熟子方蟲生鑑出城
行視蟲乃自死再遷鎮西軍節度使改河北西路轉運使
致仕卒

蒲察鄭留字文叔東京路幹底必刺猛安人大定二十二
年進士調高苑主簿濬州司候補尚書省令史除監察御
史累遷北京臨潢按察副使戶部侍郎御史臺奏鄭留前
任北京稱職遷陝西路按察使改順義軍節度使西京人
李安兄弟爭財府縣不能決按察司移鄭留平理月餘不
問會釋莫孔子廟鄭留乃引安兄弟與諸生叙齒列坐會

酒陳說古之友悌數事安兄弟感悟謝曰節使父母也播
不復爭乃相讓而歸朔州多盜鄭留禁絕游食多蓄兵器
因行春撫諭之盜乃衰息獄空賜錫宴錢以褒之改利涉
軍節度使詔括馬鄭留使百姓飼養以須御史劾之既而
伐宋諸路括馬皆瘁惟隆州馬肥乃釋鄭留大安初徙安
國軍二年知慶陽府事三年夏人犯邊鄭留擊走之至寧
元年改知平涼府是時平涼新被兵夏人復來攻鄭留招
潰卒為禦守計夏人退遷官四階貞祐二年改東京留守
致仕貞祐四年卒鄭留重厚寡言笑人不見其喜愠臨終
取奏藁盡焚之

女奚烈守愚字仲晦本名胡里改門真定府路吾直克猛安人也六歲知讀書既歲或謂食肉昏神識乃戒而不食性至孝父沒時年十五營葬如禮治家有法鄉人稱之中明昌二年進士調深澤主簿治有聲遷懷仁令改弘文校理秩滿為臨沂令有不逞輩五百人結為黨社大擾境內守愚下車其黨散去蝗起莒密間獨不入臨沂境先是朝廷括河朔山東地隱匿者沒入官告者給賞莒州刺史教其奴告臨沂人冒地積賞錢三百萬先給官錕乃徵于民民甚苦之守愚列其死狀白州州不為理即聞于戶部而徵還之流民歸業縣人勒其事于石改秘書郎母喪勺飲

不入口三日終喪未嘗至內寢太常寺勸農司交辟守愚皆不聽服除除同知登聞檢院改著作郎永定軍節度副使泰和伐宋守愚為山東行六部員外郎改大興都總管判官大安元年除修起居注轉刑部員外郎戶部郎中太子左諭德貞祐初除戶部侍郎數月拜諫議大夫提點近侍局二年除保大軍節度使改翰林學士參議陝西路安撫司事安撫完顏弼重其為人每事咨而後行未幾有疾詔賜御藥三年卒守愚為人忠實無華孜孜于公益天性然也

石抹元字希明懿州路胡土虎猛安人七歲喪父號泣不

食者數日十三居母喪如成人嘗為擊鞠戲馬踣歎曰生無兄弟而數乘此險設有不測柰何由是終身不復為之補樞密院尚書省譯史調同知恩州軍州事遷監察御史為同知淄州軍州事劇盜劉竒久為民患一日捕獲方訊鞫聞赦將至亟命杖殺之聞郡稱快改大興府判官沂王府司馬沁南軍節度副使河內民家有多美橙者歲獲厚利仇家夜入殘毀之主人捕得乃以劫財誣其人仇家引服賊不可得元攝州事究得其情尋改河北西路轉運副使累遷山東西路按察轉運使貞祐初黃摑吾典徵兵東平擁衆不進太括民財衆皆忿怨副統僕散掃合殺吾典於坐取其符佩之縱恣尤甚元密疏劾掃合擅殺近臣無上不道掃合坐誅移知濟南府到官六月卒元生平寡言笑尚節儉居官自守不交權要人以是稱之

張毅字伯英許州臨潁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調寧陵縣主簿改秦定軍節度判官率儒士行鄉飲酒禮改同州觀察判官是時出兵脩邊州徵箭十萬限以鵬鴈羽為之其價翔躍不可得毅曰矢去物也何羽不可節度使曰當須省報毅曰州距京師二千里如民急何萬一有責下官身任其咎一日之間價減數倍尚書省竟如所請補尚書省令史除同知鄭州防禦使事改北京鹽使丁父憂服除再

遷監察御史從伐宋遷武寧軍節度副使居母憂貞祐二年改惠民司令歷河南治中隰州刺史刑部郎中同知河南府事遷河東南路轉運使權行六部尚書安撫使興定元年以疾卒毅天性孝友任子悉先諸弟俸入所得亦委其弟掌之未嘗問有無云

趙重福字履祥豐州人通女直大小字試補女直誥院令史轉兵部譯史陝西提刑知法遷陝西東路都勾判官右藏庫副使同知陳州防禦事宋謀人蘇泉入河南重福迹之至魚臺將渡河見前一舟且渡令從者大呼泉姓名前舟中忽有蒼惶失措者執之果泉也改滄州鹽副使歲饑

民煮鹵為鹽賣以給食鹽官往往杖殺之重福曰寧使課殿不忍殺人歲滿課殿當降尚書右丞完顏匡三司使按出虎知其事乃以歲荒薄其罰除織染署令大安三年佐戶部尚書張煒調兵食于古北口遷都水少監行西北路六部郎中治密雲縣俄兼戶部員外郎貞祐二年以守密雲功遷同知河間府事行六部侍郎權清州防禦使攝河北東路兵馬都總管三年河間被圍有劉中者嘗與重福密雲聯事勸重福出降重福不聽是時河間兵少多羸疾不任戰欲亡去重福勸其父老率其子弟强者戰弱者守會夏兩圍乃解去遷河東北路轉運使致仕元光二年卒

武都字文伯東勝州人大定二十二年進士調陽穀主簿
遷商水令縣素多盜凡姦民嘗縱火行劫推埋發冢者都
皆庶得姓名榜之通衢約毋再犯悉奔他境察廉遷南京
路轉運度支判官累遷中都路都轉運副使以親老與弟
監察御史郁俱乞侍尋丁憂服除調太原治中復為都轉
運副使遷灤州刺史充宣差北京路規措宮都拘括散逸
官錢百萬入為戶部郎中權右司郎中奏事稱旨被詔由
海道漕遼東粟賑山東都高其價直募人入粟招海賈船
致之三遷中都西京按察副使大安二年充宣差行六部
侍郎以勞遷本路按察使行西南路六部尚書佐元帥抹

撚盡忠備禦西京有勞名為戶部尚書賞銀二百兩絹一
百匹宣宗即位議衛紹王降封語在衛紹王紀頃之中都
戒嚴都知大興府佩虎符便宜行事彈壓中外軍民都醉
酒以藁衣見詔使坐是解職起為刑部尚書中都解圍為
河東路宣撫使俄以參知政事胥鼎代之興定元年以疾
卒

紇石烈德定廣之真定路山春猛安人明昌二年進士調
南京教授察廉能遷厭次令補尚書省令史除同知泗州
防禦事監察御史大名治中安曹裕三州刺史歷同知臨
潢大興府事貞祐二年遷肇州防禦使是歲肇州升

興軍節度使宣撫

都提督州圍急食上

盡有糧三百船在鴨子河去州五里不能至德乃浚濠增
俾築甬道導濠水屬之河鑿陷馬穿伏甲其傍以拒守一
日兵數接士殊死戰渠成船至城下兵食足圍乃解改遼
東路轉運使軍民遮道挽留乘夜乃得去蒲鮮萬奴逼上
京德與部將劉子元戰却之遷東京留守歷保靜武勝軍
節度使興定二年以本官行六部事三年以節度權元帥
右都監與左都監單州經略使完顏仲元俱行元帥府于
宿州四年遷工部尚書明年召還中都是歲卒

張特立字文舉曹州東明人泰和三年中進士第調宣德

州司候郡多皇族巨室特立律之以法闔境肅然調萊州
節度判官不赴躬耕杞之韋城以經學自樂正大初左丞
侯摯參政師安石薦其才授洛陽令四年拜監察御史拜
章言鎬厲二宅久加禁錮棘圍拆警如防寇盜近降赦恩
謀反大逆皆蒙湔雪彼獨何罪幽囚者世宗神靈在天
得無傷其心乎聖嗣未立未必不由是也又言方今三面
受敵百姓凋敝宰執非才臣恐中興之功未可以歲月期
也又言尚書右丞顏益世魯遣其奴與小民爭田失大臣
體參知政事徒單元典諂事近習得居其位皆宜罷之當
路者忌其直陰有以擠之因劾省掾高楨輩受請託飲娼

家時平章政事白撒犒軍陝西歸楨等泣訴于道以當時同席并有省掾王賓張為其進士故不効白撒以其私且不實并治特立及賓特立左遷邳州軍士判官杖五十賓亦勒停士論皆惜特立之去後卒癸丑歲年七十五

王浩由吏起身初辟涇陽令廉白為關輔第一時西臺檄州縣增植棗果督責嚴急民甚被擾浩獨無所問主司將坐之浩曰是縣所植已滿其數若欲增植必盜他人所有取彼置此未見其利其愛民多此類所在有善政民絲毫無所犯秦人為立生祠歲時思之南遷後為扶溝令開興元年正月民錢大亨等執縣官送款于北大亨以浩有恩

於民不忍加刃日遣所知勸之降浩終不聽於是殺之無血主簿劉坦尉宋乙並見害棄屍道路自春徂夏獨浩屍儼然如生日且不瞑烏犬莫敢近殆若有神護者初辟舉法行縣官甚多得人如咸寧令張天綰長安令李獻甫洛陽令張特立三人不傳餘如興平師夔臨潼武天禎沁水党君玉偃師王登庸高陵宋九嘉登封薛居中長社李天翼河津縣鼎臣邾城李無黨滎陽李過庭尉氏張瑜長葛張子玉猗氏安德璋三原蕭邦傑藍田張德直葉縣劉從益皆清慎才敏極一時之選而能扶持百年將傾之祚者亦曰吏得其人故也

列傳第六十六

列傳第六十七

金史百二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事尚書省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管三院執奉

勅修

酷吏

高閻山

蒲察合住

太史公有言法家嚴而少恩信哉斯言也金法嚴密律文雖因前代而增損之大致多準重典熙宗迭興大獄海陵剪滅宗室鉤棘傳會告姦上變者賞以不次於是中外風俗一變咸尚威虐以為事功而讒賊作焉流毒遠邇慘矣金史多闕逸據其舊錄得二人焉作酷吏傳

高閭山澄州析木人選充護衛調順義軍節度副使轉唐
括移刺都弘詳穩改震武軍節度副使曹王府尉大名治
中遷汝州刺史改單州制禁不依法用杖決人者閭山見
之笑曰此亦難行是日特用大杖杖死部民楊仙坐削一
官解職久之降鳳翔治中歷原州濟州泗州刺史改鄭州
防禦使遷蒲與路節度使移臨海盤安軍寧昌軍貞祐二
年城破死之

蒲察合住以吏起身久爲宣宗所信聲勢烜赫性復殘刻
人知其蠹國而莫敢言其子充護衛先逐出之繼而合住
爲恒州刺史而次近縣後大兵入陝西關中震動或言合

住赴恒州爲北走計朝廷命開封羈其親屬合住出怨言
曰殺却我即太平矣尋爲御史所劾初議答贖宰相以爲
情理斬於開封府門之下故當時有宣朝三賊之目謂王
阿里蒲察咬住合住其一也興定中駙馬僕散阿海之獄
京師宣勘七十餘所阿里輩乘時起事以肆其毒朝士喘
喘莫克自保惟獨吉文之在開封府幕明其不反竟不署
字阿海誅文之亦無所問咬住正大初致仕居睢陽濱軍
變與其家皆被殺初宣宗喜刑罰朝士往往被笞楚至用
刀杖決殺言者高琪用事威刑自恣南渡之後習以成風
雖士大夫亦爲所移如徒單右丞思忠好用麻椎擊人號

麻推相公李運使特立號半截劍言其短小鋒利也馮內翰壁號馮劄雷淵為御史至蔡州得奸豪杖殺五百人號曰雷半千又有完顏麻斤出皆以酷聞而合住王阿里李渙之徒胥吏中尤狡刻者也

佞幸

蕭肄

張仲軻

李通

馬欽

高懷貞

蕭裕

胥持國

世之有嗜慾者何嘗不被其害哉龍天下之至神也一有嗜慾見制於人故人君亦然嗜欲不獨柔曼之傾意也

伐畋獵土木神仙彼為佞者皆有以投其所好焉金主內壘聲色外好大喜功莫甚於熙宗海陵而章宗次之金史自蕭肄至胥持國得佞臣之尤者七人皆被寵遇於三君之朝以亡其身以蠹其國其禍皆始於此可不戒哉佞幸傳

蕭肄本奚人有寵於熙宗復諂事悼后累官參知政事皇統九年四月壬申夜大風兩雷電震壞寢殿鴟尾有火自外入燒內寢幃幔帝徙別殿避之欲下詔罪已翰林學士張鈞視草鈞意欲奉荅天戒當深自貶損其文有曰惟德弗類上干天威及顧茲寡昧眇予小子等語肄譁奏曰弗

類是大無道寡者孤獨無親昧則於人事弗曉昧則目無所見小子嬰孩之稱此漢人託文字以詈主上也帝大怒命衛士拽鈞下殿榜之數百不死以手劍釐其口而醢之賜肆通天犀帶憑恃恩倖倨視同列遂與海陵有惡及篡立加大臣官爵例加銀青光祿大夫數日召肆詰之曰學士張鈞何罪被誅爾何功受賞肆不能對海陵曰朕殺汝無難事人或以我報私怨也於是詔除名放歸田里禁錮不得出百里外

張仲軻幼名牛兒市井無賴說傳奇小說雜以俳優談諧語爲業海陵引之左右以資戲笑海陵封岐國王以爲書表及即位爲秘書郎海陵嘗對仲軻與妃嬪褻瀆仲軻但稱死罪不敢仰視又嘗令仲軻裸形以觀之侍臣往往令裸褻雖徒單貞亦不免此兵部侍郎完顏普連大興少尹李惇皆以贓敗海陵置之要近伶人干慶兒官五品大氏家奴王之彰爲秘書郎之彰置珠偏僻海陵親視之不以爲褻唐括辯家奴和尚烏帶家奴葛溫葛魚皆置宿衛有僥倖至一品者左右或無官職人或以名譽之即授以顯階海陵語其人曰爾復能名之乎常置黃金裋褐間喜之者令自取之其濫賜如此宋余唐弼賀登寶位且還海陵以玉帶附賜宋帝使謂宋帝曰此帶卿父所嘗服今以爲

賜使卿如見而父當不忘朕意也使退仲軻曰此希世之寶可惜輕賜上曰江南之地他日當為我有此置之外府耳由是知海陵有南伐之意俄遷秘書丞轉少監是時營建燕京宮室有司取真定府潭園材木仲軻乘間言其中材木不可用海陵意仲軻受請託免仲軻官丞幾復用為少監海陵獵于途休山次于鐸瓦酌天而拜謂群臣曰朕幼時習射至一門下默祝曰若我異日大貴當使一矢橫加門脊上及射果橫加門脊上後為中京留守嘗大獵于此地圍未合禱曰我若有大位百步之內當獲三鹿若止為公相獲一而已於是不及百步連獲三鹿又祝曰若統

一海內當復獲一大鹿於是果獲一大鹿此事嘗與蕭裕言之朕今復至此地故拜奠焉海陵意欲取江南故先設機祥以諷羣臣是以仲軻每先逢其意導之南伐貞元二年正月宋賀正且使施巨朝辭海陵使左宣徽使敬嗣暉問施臣曰宋國幾科取士對曰詩賦經義策論兼行又問秦檜作何官年今幾何對曰檜為尚書左僕射中書門下平章事年六十五矣復謂之曰我聞秦檜賢故問之正隆二年仲軻為左諫議大夫修起居注但食諫議俸不得言事三年正月宋賀正使孫道夫陛辭海陵使左宣徽使敬嗣暉諭之曰歸白爾帝事我上國多有不誠今略舉二事

爾民有逃入我境者邊吏皆即發還我民有逃叛入爾境者有司索之往往託辭不發一也爾於沿邊盜買鞍馬備戰陣二也且馬待人而後可用如無其人得馬百萬亦奚以爲我亦豈能無備且我不取爾國則已如欲取之固非難事我聞接納叛亡盜買鞍馬皆爾國楊大尉所爲常因俘獲問知其人無能爲者也又曰聞秦檜已死果否道夫對曰檜實死矣陪臣亦檜所薦用者又曰爾國比來行事殊不似秦檜時何也道夫曰容陪臣還國一一具聞宋帝海陵蓋欲南伐故先設納叛亡盜買馬二事而雜以他辭言之海陵召仲軻右補闕馬欽校書郎田與信直長習失入便殿侍坐海陵與仲軻論漢書謂仲軻曰漢之封疆不過七八千里今吾國幅員萬里可謂大矣仲軻曰本朝疆土雖大而天下有四主南有宋東有高麗西有夏若能一之乃爲大耳海陵曰彼且何罪而伐之仲軻曰臣聞宋人買馬修器械招納山東叛亡豈得爲無罪海陵喜曰向者梁瓌嘗爲朕言宋有劉貴妃者姿質艷美蜀之華蔡吳之西施所不及也今一舉而兩得之俗所謂因行掉手也江南聞我舉兵必遠竄耳欽與與信俱對曰海島蠻越臣等皆知道路彼將安往欽又曰臣在宋時嘗帥軍征蠻所以知也海陵謂習失曰汝敢戰乎對曰受恩日久死亦何避

海陵曰汝料彼敢出兵否彼若出兵汝果能死敵乎習失
良父曰臣雖懦弱亦將與之為敵矣海陵曰彼將出兵何
地曰不過淮上耳海陵曰然則天與我也既而曰朕舉兵
滅宋遠不過二三年然後討平高麗夏國一統之後論功
遷秩分賞將士彼必忘勞矣四年三月仲軻死冬至前一
夕海陵夢仲軻求酒既覺嗟悼良久遣使者奠其墓

李通以便辟側媚得幸於海陵累官右司郎中遷吏部尚
書請謁賄賂輻湊其門正隆二年正月乙酉詔左右司御
史中丞以下奏事便殿海陵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
朕嘗試之矣朕詢及人材汝等若不舉同類必舉其相善

者朕聞女直契丹之仕進者必賴刑部尚書烏帶簽書樞
密遙設為之先容左司員外郎阿里骨列任其事渤海漢
人仕進者必賴吏部尚書李通戶部尚書許霖為之先容
在司郎中王蔚任其事凡在仕版朕識者寡不識者衆莫
非人臣豈有遠近親疎之異哉苟奉職無愆尚書侍郎節
度使便可得萬一獲罪必罰無赦頃之拜參知政事海陵
恃累世強盛欲大肆征伐以一天下嘗曰天下一家然後
可以為正統通揣知其意遂與張仲軻馬欽宦者梁琬近
習羣小輩盛談江南富庶子女玉帛之多逢其意而先道
之海陵信其言以通為謀主遂議興兵伐江南四年二月

海陵諭宰相曰宋國雖臣服有誓約而無誠實比聞沿邊買馬及招納叛亡不可不備遣使籍諸路猛安部族及州縣渤海丁壯充軍仍括諸道民馬於是遣使分往上京速頗路胡里改路曷懶路蒲與路泰州咸平府東京婆速路曷斡館臨潢府西南招討司西北招討司北京河間府真定府益都府東平府大名府西京路凡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皆籍之雖親老丁多求一子留侍亦不聽五年十一月使益都尹京等三十一人押諸路軍器於軍行要會處安置俟軍至分給之其分給之餘與繕完不及者皆聚而焚之六年正月海陵使通諭旨宋使徐度等曰朕昔從

梁王嘗居南京樂其風土帝王巡狩自古有之淮右多隙地鈔校獵其間從兵不踰萬人汝等歸告汝主令有司宣諭朕意使淮南之民無懷疑懼二月通進拜右丞詔曰卿典領繕完兵械今已畢功朕嘉卿忠謹故有是命俟江南事畢別當旌賞四月簽書樞密院事高景山爲賜宋帝生日使右司員外郎王全副之海陵謂全曰汝見宋主即面數其焚南京宮室沿邊買馬招致叛亡之罪當令大臣其人其人來此朕將親詰問之且索漢淮之地如不從即厲聲詆責之彼必不敢害汝海陵蓋使王全激怒宋主將以爲南伐之名也謂景山曰曰日以全所言奏聞全至宋一

如海陵之言詆責宋主宋主謂全曰聞公北方名家何乃如是全復曰趙桓今已死矣宋主遽起發哀而罷海陵至南京宋遣使賀遷都海陵使韓汝嘉就境上止之曰朕始至此比聞北方小警欲復歸中都無庸來賀宋使乃還於是大括天下羸馬官至七品聽留一馬等而上之并舊籍民馬其在東者給西軍在西者給東軍東西交相往來晝夜絡繹不絕死者狼籍于道其亡失多者官吏懼罪或自殺所過蹂踐民田調發牽馬夫役詔河南州縣所貯糧米以備大軍不得他用而羸馬所至當給芻粟無可給有司以爲請海陵曰此方比歲民間儲畜尚多今天稼滿野羸

馬可就牧田中借令再歲不獲亦何傷乎及徵發諸道工匠至京師疫死者不可勝數天下始騷然矣調諸路馬以戶口爲率富室有至六十匹者凡調馬五十六萬餘匹仍令本家養飼以俟師期海陵因出獵遂至通州觀造戰船籍諸路水手得三萬餘人及東海縣人張旺徐元反遣都水監徐文等率師浮海討之海陵曰朕意不在一邑將試舟師耳於是民不堪命盜賊蠡起大者連城邑小者保山澤遣護衛普連二十四人各授甲士五十人分往山東河北河東中都等路節鎮州郡屯駐捕捉盜賊以護衛頑犀爲定武軍節度副使尚賢爲安武軍節度副使蒲甲爲昭

義軍節度副使皆給銀牌使督責之是時山東賊犯沂州
臨沂令胡撒力戰而死大名府賊王九等據城叛衆至數
萬契丹邊六斤王三輩皆以十數騎張旗幟白晝公行官
軍不致誰何所過州縣開劫府庫物置于市令人攘取之
小人皆喜賊至而良民不勝其害太府監高彥福大理正
耶律道翰林待制大穎出使還朝皆言盜賊事海陵惡聞
怒而杖之穎仍除名自是人人不復敢言海陵自將分諸
道兵爲神策神威神捷神銳神毅神翼神勇神果神略神
鋒武勝武定武威武安武捷武平武成武毅武銳武揚武
翼武震威定威信威勝威捷威烈威毅威震威略威果威

勇三十二軍置都總管副總管各一員分隸左右領軍大
都督及三道都統制府置諸軍巡察使副各一員以太保
奔睹爲左領軍大都督通爲副大都督海陵以奔睹舊將
使帥諸軍以從人望實使通專其事海陵召諸將授方略
賜宴于尚書省海陵曰太師梁王連年南伐淹延歲月今
舉兵必不如彼遠則百日近止旬月惟爾將士無以征行
爲勞戮力一心以成大功當厚加旌賞其或弛慢刑茲無
赦海陵恐糧運不繼命諸軍渡江無以僮僕從行聞者莫
不怨咨徒單后與太子光英居守尚書令張浩左丞相蕭
玉參知政事敬嗣暉留治省事九月甲午海陵戎服乘馬

具裝啓行明日妃嬪皆行宮中慟哭久之十月乙巳陰晦
失路是夜二更始至蒙城丁未大軍渡淮至中流海陵拜
而酌之至宿次見築繚垣者殺四方館使張永鈐將至廬
州見白兔馳射不中既而後軍獲之以進海陵大喜以金
帛賜之顧謂李通曰昔武王伐紂白魚躍於舟中今朕獲
此亦吉兆也癸亥海陵至和州百官表奉起居海陵謂其
使汝等欲伺我動靜邪自今勿復來俟平江南始進賀表
是時梁山灤水涸先造戰船不得進乃命通更造戰船督
責哥急將士七八日夜不得休息壞城中民居以爲材木
煮死人膏爲油用之遂築臺於江上海陵被金甲登臺殺

黑馬以祭天以一羊一豕投於江中召都督昂副都督蒲
盧渾謂之曰舟楫已具可以濟江矣蒲盧渾曰臣觀宋舟
甚大我舟小而行遲恐不可濟海陵怒曰爾昔從梁王追
趙構入海島豈皆大舟邪明日汝與昂先濟昂聞令已渡
江悲懼欲亡去至暮海陵使謂昂曰前言一時之怒耳不
須先渡江也明日遣武平軍都總管阿隣武捷軍副總管
阿撒率舟師先濟宿直將軍溫都奧刺國子司業馬欽武
庫直長習失皆從戰海陵置黃旗紅旗於岸上以號令進
止紅旗立則進黃旗仆則退既渡江兩舟先逼南岸水淺
不得進與宋兵相對射者良久兩舟中矢盡遂爲所獲二

一猛安軍士百餘人海陵遂還和州於是尚書省使右司郎中吾補可貞外郎王全奏報世宗即位於東京改元大定海陵前此已遣護衛謀良虎特离補往東京欲害世宗行至遼水遇世宗詔使撒八執而殺之遂還軍中海陵拊髀嘆曰朕本欲平江南改元大定此豈非天平乃出素所書取一戎衣天下大定改元事以示羣臣遂召諸將帥謀北歸且分兵渡江議定通復入奏曰陛下親師深入異境無功而還若衆散於前敵乘於後非萬全計若留兵渡江車駕北還諸將亦將解體今燕北諸軍近遼陽者恐有異志宜先發兵渡江斂舟焚之絕其歸望然後陛下北還南北皆指日而定矣海陵然之明日遂趨揚州過烏江縣觀項羽祠嘆曰如此英雄不得天下誠可惜也海陵至揚州使符寶郎律沒咎護神果軍扼淮渡凡自軍中還至淮上無都督府文字皆殺之乃出內箭飾以金龍題曰御箭繫帛書其上使人乘舟射之南岸其書言宋國遣人焚毀南京宮室及沿邊買馬招誘軍民今興師問罪義在弔伐大軍所至必無秋毫之犯以此招諭宋人於是宋將王權亦縱所獲金軍士三人齎書數海陵罪通奏其書即命焚之海陵怒亟欲渡江驍騎高僧欲誘其黨以亡事覺命衆刃剉之乃下令軍士亡者殺其蒲里衍蒲里衍亡者殺其謀

克謀克亡者殺其猛安行安亡者殺其總管由是軍士益
危懼甲午令軍中運鴉鵲船及糧船於瓜洲渡期以明日
渡江敢後者死乙未完顏元宜等以兵犯御營海陵遇弒
都督府以南伐之計皆通等贊成之徒單永年乃其姻戚
郭安國衆所共惡皆殺之大定二年詔削通官爵人心始
快

馬欽幼名韓哥掌仕江南故能知江南道路正隆三年海
陵將南伐遂召用欽自貴德縣令爲右補闕欽爲人輕脫
不識大體海陵每召見與語欽出宮輒以語人曰上與我
論某事將行之矣其視海陵如僚友然累遷國子司業海

陵至和州欲遣蒲盧渾渡江蒲盧渾言舟小不可濟海陵
使人召欽先戒左右曰欽若言舟小不可渡江即殺之欽
至問曰此舟可渡江否欽曰臣得棹亦可渡也大定二年
除名是日起前翰林待制大穎爲秘書丞穎在正隆間嘗
言山東盜賊海陵惡其言杖之除名世宗嘉穎忠直惡欽
巧佞故復用穎而放欽焉

高懷貞爲尚書省令史素與海陵狎昵海陵久蓄不臣之
心嘗與懷貞各言所志海陵曰吾志有三國家大事皆自
我出一也帥師伐國執其君長問罪於前二也得天下絕
色而妻之三也由是小人佞夫皆知其志爭進諛說大定

縣丞張忠輔詣海陵言夢公與帝擊毬公乘馬衝過之帝
墜馬下海陵聞之大喜會熙宗在位久委政大臣海陵以
近屬爲宰相專威福柄遂成弒逆之計皆懷貞輩小人從
史導之海陵篡立以懷貞爲修起居注懷貞故父濱州刺
史贈中奉大夫懷貞累遷禮部侍郎大定二年降奉政大
夫放歸田里五年與許霖俱賜起復懷貞爲定國軍節度
使上戒之曰汝等在正隆時姦佞貪私物論鄙之朕念沒
身不齒則無以自新若怙舊不悛必不貸汝矣

蕭裕本名遙折奚人初以猛安居中京海陵爲中京留守
與裕相結每與論天下事裕揣海陵有覬覦心密謂海陵
曰留守先太師太祖長子德望如此人心天意宜有所屬
誠有志舉大事願竭力以從海陵喜受之遂與謀議海陵
竟成弒逆之謀者裕啓之也海陵爲左丞除裕兵部侍郎
改同知南京留守事改北京海陵領行臺尚書省事道過
北京謂裕曰我欲就河南兵建立位號先定兩河舉兵而
北君爲我結諸猛安以應我定約而去海陵雖自良鄉召
還不能如約遂弒熙宗篡立以裕爲祕書監海陵心忌太
宗諸子欲除之與裕密謀裕傾險巧詐因構致太傅宗本
秉德等反狀海陵殺宗本唐括辯遣使殺秉德宗懿及太
宗子孫七十餘人秦王宗翰子孫三十餘人宗本已死裕

乃求宗本門客蕭玉教以具款反狀令作主名上變海陵
既詔天下天下寃之海陵賞誅宗本功以裕爲尚書左丞
加儀同三司授猛安賜錢二十萬馬四百匹牛四百頭羊
四千口再閱月爲平章政事監修國史舊制首相監修國
史海陵以命裕謂裕曰太祖以神武受命豐功茂烈光於
四海恐史官有遺逸故以命卿久之裕爲右丞相兼中書
令裕在相位任職用事頗專恣威福在已勢傾朝廷海陵
倚信之他相仰成而已裕與高藥師善嘗以海陵密語告
藥師藥師以其言奏海陵且曰裕有怨望心海陵召裕戒
諭之而不以爲罪也或有言裕擅權者海陵以爲忌裕者

衆不之信又以爲人見裕弟蕭祚爲左副點檢妹夫耶
闢闢刺爲左衛將軍勢位相憑藉遂生忌嫉乃出祚爲益
都尹闢闢刺爲寧昌軍節度使以絕衆疑裕不知海陵意
邊見出其親表補外不令已知之自是深愈恐海陵疑已
海陵弟太師充領三省事共在相位以裕多自用頗防閑
之裕乃謂海陵使充備之也而海陵猜忍嗜殺裕恐及禍
遂與前真定尹蕭馮家奴前御史中丞蕭招折博州同知
遙設裕女夫過刺補謀立亡遼豫王延禧之孫裕使親信
蕭屯納往結西北路招討使蕭好胡好胡即懷忠懷忠依
違未決謂屯納曰此大事汝歸遣一重人來裕乃使招折

往招折前爲中丞以罪免以此得詣懷忠懷忠問招折與
謀者復有何人招折曰五院節度使耶律朗亦是也懷忠
舊與朗有隙而招折嘗上撻懶變事懷忠疑招折反覆因
執招折收朗繫獄遣使上變遙設亦與筆硯令史白荅書
使白荅助裕以取富貴白荅奏其書海陵信裕不疑謂白
荅構誣之命殺白荅於市執白荅出宣華門點檢徒單貞
得蕭懷忠上變事入奏遇見白荅問其故因止之徒單貞
已奏變事以白荅爲請海陵遽使釋之海陵使宰相問裕
裕即款伏海陵甚驚愕猶未能盡信引見裕親問之裕曰
大丈夫所爲事至此又豈可諱海陵復問曰汝何怨於朕
而作此事裕曰陛下凡事皆與臣議及除祚等乃不令臣
知之領省國王每事謂臣專權頗有隄防恐是得陛下指
意陛下與唐括辯及臣約同生死辯以強忍果敢致之死
地臣皆知之恐不得死所以此謀反幸苟免耳太宗子孫
無罪皆死臣手臣之死亦晚矣海陵復謂裕曰朕爲天子
若於汝有疑雖汝弟輩在朝豈不能施行以此疑我汝實
錯誤太宗諸子豈獨在汝朕爲國家計也又謂之曰自來
與汝相好雖有此罪貸汝性命惟不得作宰相令汝終身
守汝祖先墳壠裕曰臣子旣犯如此罪逆何面目見天下
人但願絞死以戒其餘不忠者海陵遂以刀刺左臂取血

塗裕面謂之曰汝死之後當知朕本無疑汝心裕曰久蒙
陛下非常眷遇仰戀徒切自知錯繆雖悔何及海陵哭送
裕出門殺之并誅選設及馮家奴馮家奴妻豫王女也與
其子穀皆與反謀并殺之遣護衛厖葛往西北路招討司
誅朗及招折而屯納遇刺補皆出走捕得屯納棄市遇刺
補自縊死屯納出走過河間少尹蕭之詳之詳初不知裕
事留之三日屯納往之詳茶扎家茶扎遣人詣之詳告公
引得之付屯納遣之他所茶扎家奴發其事吏部侍郎宓
產鞠之之詳曰屯納宿二日而去法家以之詳隱其間欺
尚書省罪當贖海陵怒命殺之杖宓產及議法者茶扎杖
四百死厖葛殺招折等并殺無罪四人海陵不問杖之五
十而已以裕等罪詔天下賞上變功懷忠遷樞密副使以
白荅為牌印云高藥師遷起居注進階顯武將軍藥師嘗
奏裕有怨望至是賞之云

胥持國字秉鈞代州繁峙人經童出身累調博野縣丞上
書者言民間冒占官地如太子務大王莊非私家所宜有
部委持國按覈之持國還言此地自異代已為民有不可
取也事遂寢尋授太子司倉轉掌飲令兼司倉皇太子識
之擢祇應司令章宗即位除官籍副監賜官籍庫錢五十
萬宅一區俄改同簽宣徽院事工部侍郎並領官籍監關

三月遷工部尚書使宋明昌四年拜參知政事賜孫用康榜下進士第會河決陽武持國請督役遂行尚書省事明年進尚書右丞持國為人柔佞有智術初李妃起微賤得幸於上持國父在太子宫素知上游色陰以祕術干之又多賂遺妃左右用事人妃亦自嫌門地薄欲藉外廷爲重乃數稱譽持國能由是大爲上所信任與妃表裏罔擅朝政誅鄭王永蹈鎬王永中罷黜完顏守貞等事皆起於李妃持國士之好利躁進者皆趨走其門下四方爲之語曰經童作相監婢爲妃惡其卑賤庸鄙也承安三年御史臺劾奏右司諫張復亨右拾遺張嘉貞同知安豐軍節度使

事趙樞同知定海軍節度使事張光庭戶部主事高元吉刑部員外郎張巖叟尚書省令史傅汝梅張翰裴元郭郭皆趨走權門人戲謂胥門十哲復亨嘉貞元卑佞苟進不稱諫職俱宜黜罷奏可於是持國以通奉大夫致仕嘉貞等皆補外頃之起知大名府事未行改樞密副使佐樞密使襄治軍於北京一日上召翰林修撰路鐸問以他事因語及董師中張萬公優劣鐸曰師中附胥持國進持國效邪小人不宜典軍馬以臣度之不惟不允人望亦必不能服軍心若回日再相必亂天下上曰人臣進退人難人君進退人易朕豈以此人復爲相耶第遷官二階使之致仕

耳尋卒于軍謚曰通敏後上問平章政事張萬公曰持國
今已死其爲人竟如何萬公對曰持國素行不純謹如貨
酒平樂樓一事可知矣上曰此亦非好利如馬琪位參政
私鬻省醢乃爲好利也子鼎別有傳

列傳第六十七

